

葉祥添(Laurence Yep)少年／兒童小說中的華裔形象以及兒童讀者形象研究

劉鳳芯

前言

兒童文學之成人創作者和其他各類文學作家一樣，在決定創作內容時，不免受個人觀點及假設影響 (Sutherland, 1985)。甚至可以說，作家創作兒童文學通常是刻意的，其中夾雜著成人欲強加予兒童讀者某些欣賞品味與特定社會文化價值認知看法之目的。更明白的說，成人透過兒童文學加予兒童之價值包括當前的道德觀和倫理觀、某些當前社會規範視為重要傳統之文化、以及對當前和未來所懷抱之志向。

在兒童文學領域，關於成人作者形塑之兒童讀者形象 (child-reader images) 議題相當敏感而複雜，因為成人作家處理的文本是為非同儕讀者 (non-peer readers) 設計。由於成人作家與兒童讀者間於生理、智力、及語言發展上均顯不同，因此當成人作家企圖對兒童讀者說故事時，自然出現落差。落差之起乃因成人作家常需憑藉倚賴個人自身童年經驗、對兒童的一般印象和假設等訊息來為兒童創作。該現象並且會引發以下之思考：成人作家在文本中形塑之兒童讀者形象於何種程度上反映真實的兒童？又，形塑之兒童讀者形象有多少是成人作家挾帶著自身對兒童的幻想和假設？這些問題均是兒童文學研究者討論成人作家作為兒童讀者形象塑造者，必須正視的議題。

成人作家於文本中呈現之意識型態與兒童作為讀者的本質直接相關。Hunt 指出「兒童文學中的指涉讀者是正在發展中的讀者 (developing readers)」(1991, p. 74)。Meek (1982) 則用「無經驗讀者」來明



白表達並合理說明兒童作為讀者所擁有的本質。相較於成人，兒童確實於語言及書本結構概念較少；兒童接觸作家與文本略少的經驗，使得兒童在閱讀過程與成人作家的互動關係上讀者權較小。兒童文學研究的面向之一即是探討成人作家為兒童創作文學作品時所肩負之社會責任及潛在影響，從作家作為形象塑造者（writers as image-makers）此一角度來看待、處理兒童文學作品不啻為可行的切入角度。無論是從微小的事物乃至文化、族裔，成人作家所決定塑造和創造的事物形象及觀點都會影響兒童讀者對於該主題之建構。

作為文學創作者以及社會文化代言人，作家對於他們筆下所描繪與形容的文化族裔扮演重要的文化形象建立者角色。作家無法自外於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換句話說，被形塑的文化族裔形象會因作者看待的角度不同而有所改變。例如，作家只要稍稍移動他／她觀察某一特定文化的角度，那麼該作家便改變了筆下的文化形象族裔；因此一個作家不但是觀察、同時也是向讀者確認他／她們所看到、所感受到、以及所理解的文化族裔形象。

本研究檢視分析華裔美籍兒童文學作家葉祥添（Laurence Yep，以下均以英文姓名稱之）創作的三部少年／兒童小說，探討 Yep 作為一個成人作家，如何透過文本向兒童讀者建構對華裔族群的形象，以及他作品中建構何種兒童讀者形象。選擇檢視 Laurence Yep 之作品有二因素：首先，Yep 的兒童／少年小說在呈現華裔的文化議題上被認為具有經典和代表性地位（Cai, 1992; Huck et al., 1993; Harris, 1992; Pong et al., 1992; Yamate, 1997），其他作家在這個領域上的發聲幾乎是缺席的。其次，Yep 作為形象塑造者，不只一次於文本中呈現華裔兒童如何面對文化調適之掙扎、華裔兒童如何透過與家庭成員之互動重新建構過往祖先歷史、以及他／她們如何尋找文化的認同。Yep 在舊金山的中國城成長，他自己在童年階段所經歷的文化認同困惑、個人家族歷史、以及兒時生活都反映在他筆下所形塑之人物及情節中。

探討 Laurence Yep 少年／兒童小說中所形塑之華裔兒童形象與兒童讀者形象時是採納 Mingshui Cai (1994) 和 Bishop (1992) 之看法，輔以 Chambers (1993) 之觀點。研究內容著重兩方面：第一是 Laurence

Yep 如何形塑華裔兒童形象；第二，他如何於文本中呈現兒童讀者形象。

華裔兒童文學作家 Laurence Yep

前面曾經提過，選擇「作家作為形象塑造者」觀點出發，設定 Laurence Yep 為本研究檢視之兒童文學作家，不僅基於他是位多產的創作者，也因為他作品中所勾勒的主題與重點，以及致力為美國兒童讀者描繪華裔族群之努力與貢獻。Yamate (1997) 歸納，在許多竭盡心思、致力書寫華裔族群經驗之華裔兒童文學創作者之中，Laurence Yep 堪稱典範之樹立者。Yep 少年／兒童小說中對華裔兒童作了相當深入的形塑，他在美國兒童文學少年／兒童小說文類中，描寫華裔兒童此一主題上已具權威性、普及性、和代表性。

Laurence Yep, 1945 年出生，是生長在美國西岸大城舊金山的第二代華裔。1966-68 年就讀 Marquette 大學，後轉至加州大學 Santa Cruz 分校。1975 年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獲文學博士。Laurence Yep 於學校畢業後全心致力創作。他將個人兒時經歷過之文化隔閡以及族裔衝突經驗都分別寫入科幻小說、寫實小說等不同文類中。他第一本描寫華裔兒童之兒童／少年小說《龍翼》(Dragonwings) (1975) 於次年獲美國圖書館協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選選為年度紐伯瑞佳作獎 (Newberry Honor Book)。

Laurence Yep 從小生長在含括白人、拉丁裔人、黑人、及亞洲人等各族裔人種雜處之工人階級社區，很小就發現他無法在文化及族裔上替自己定位。他曾在回憶錄 *The Lost Garden* (Yep, 1991) 中提到童年時期待被視為美國人看待，但是鄰居同伴卻當他是個亞洲人，需要時就叫他權充各種亞洲人。身份和族裔認同之困擾一直伴隨他成長：「我越常穿梭在左鄰右舍，就越發覺得自己像個被種種必要的指令反鎖在心裡的箱子，無處可以發洩」(p. 70)。他高中就讀中國城裡的學校，常有機會造訪住在中國城的親戚朋友，因此增加對中國城的熟悉。不過因為他仍住在中國城外，同時具備另一層觀察華裔族群的視

角。此外，Yep 母親早年曾在西維吉尼亞及俄亥俄州住過多時，他自己也曾至美中的威斯康辛州讀書，這些附加經驗提供他思索自己身為華裔的空間和角度，同時也讓他瞭解加州以外美國其他地區華裔社區的發展與華裔在美國的歷史。

Laurence Yep 非常瞭解和他相似背景的同輩華裔在成長過程中多對其過去所知甚少，因而對華裔前輩經歷過的煎熬與文化掙扎缺乏同情與理解 (Louie, 1977)。據此，他企圖透過兒童／少年小說重新建構一較趨近真實的華裔族群社會，同時有意識地呈現華裔有苦有樂有喜有憂的人性面，力求於作品中消弭華裔及其文化向來予外人之刻板印象。Kim (1982) 稱讚他將華裔打擊不公之努力、社群精神、華裔在本世紀初舊金山地震後協助美國人賑災、以及華裔堅毅卓絕追求夢想的精神都掌握得相當傳神。Yep 也自述道：

我視反擊傳媒呈現的刻板印象為寫作目標，Dr. Fu Manchu 以及他的黃色牧民、陳查理以及他發明籤語餅的智慧、西部電影出現的洗衣工人和廚子、以及各式喜劇中不時出現的家僕，這些只是存在美國白人心中的華裔形象，不是真的。

(《龍翼》，pp. 247-248)

Cai 研究 Laurence Yep 小說 (Cai, 1992)，並分析 Yep 文本中形塑之華裔形象。他肯定「Yep 已經成功以逼真的角色取代華裔之刻板印象」(p. 114)，並認為 Yep 的兒童／少年小說可以作為族裔文學極好的代表。當然，Yep 在刻畫華裔族群上的成就也和他自己作為一個華裔，生活在中國城的親身經歷相當有關係。

Yep 為成人與兒童創作的各式文類作品中，以描寫當代華裔社區之生活型態、價值觀、和信仰為兒童／少年寫的寫實小說，受到評論家、老師、以及家長的評價最高。無論是講述舊金山中國城中的名人軼事，或重現他母親當年在西維吉尼亞的童年生活，Yep 不單要讓同是華裔的大小讀者認識他所描寫的內容，同時希望吸引其他族裔讀者瞭解的興趣。Yep 早期致力於科幻小說 (例 *Sweetwater*)，幻想

故事（如 *Dragonwings*、*Dragon Steel* 等），後來則側重創作兒童／少年小說、以華裔社區或家庭為題材的歷史寫實小說等二大類。他並寫過回憶錄 *The Lost Garden* 以及半自傳性色彩的 *Sea Glass*。Yep 除兒童／少年小說之外，在兒童文學其他文類中也有重要貢獻。例如在 80 年代，他撰寫神秘故事 *The Mark Twain Murders* 以及 *Tom Sawyer Fires*、心理分析小說 *Kind Heart and Gentle Monsters* 等，書評亦不錯。過去十年間，他寫作的形式也延伸至圖畫書以及華裔文選的編纂，例如 *The Boy Who Swallowed the Snake*，*The Rainbow People* 等，當然描寫範疇還是以華裔的文化及社區生活為主。

兒童文學評論家對 Yep 描寫華裔兒童的兒童／少年小說讚譽有加：Huck e al. (1993) 等兒童文學學者編纂的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向來是評價極高、涵蓋議題相當全面又具權威性的大學兒童文學課程用書，Laurence Yep 是唯一被該書推崇的華裔兒童／少年小說作家。他其中一部作品 *The Star Fisher* (1991) 因為內容「發展具累積效果，生活經驗對不同能力及興趣兒童可產生多元之迴響」(p. 84)，而被推薦為適合 12 至 13 歲兒童的優良兒童文學作品；同時該書也被認為是一部極好的移民文學作品 (literature of immigrants)。Yep 另一部作品 *The Rainbow People* (1989) 則被推薦為具代表性的北美華裔移民最佳民間故事集。此外其 *Child of the Owl* (1977) 以及 *Dragonwings* (1975) 則認為是「其他族裔兒童書」相當出色的佳作。

Yep 的作品在亞裔或華裔兒童文學相關論述中也常被討論。例如，V. J. Harris (1992) 彙編的 *Teaching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in Grades K-8*，Laurence Yep 是三位被討論到的亞裔兒童文學作家中唯一的華裔（其他二位分別是日裔作家 Yoshiko Uchida 以及菲律賓裔作家 Jose Aruego）。在 *Using Multiethnic Literature in the K-8 Classroom* 一書中，Yamate 則認為 Yep 描寫華裔兒童的兒童／少年小說「充分掌握他本身族裔細微差異與語言雙關語，讓其他亞裔讀者足以區辨；他清楚傳達故事、人物角色、場景等，讓所有讀者都能夠瞭解」(p. 116)。Pang, Colvin, Tran, & Barba (1992) 在討論適合兒童閱讀、描寫亞裔兒童文學作品時，選擇 Yep 三部兒童／少年小說：*Child of the Owl*，*Dragonwings*，以及 *The*

Lost Garden 作深入的討論；他們同時認為 Yep 是最多產的華裔兒童文學作家。同是華裔的湯婷婷（1977）則認為 Yep 的作品在刻意去除華裔刻板印象的努力上，時而採取太過方便的解決方式。

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所刻畫形塑其他文化族裔之形象，明著是描寫展現其他文化族裔，同時也隱約反映作家的想法、觀點、意識型態、以及對被描寫文化族裔的詮釋。作家不僅形塑文化／族裔之形象，也形塑指涉讀者之形象。在兒童文學中，檢視成人作家於文本中呈現之兒童形象，其實就是探討作家的意識型態——投射作家有意識或無意識對被描述之文化／族裔的認識與成見，以及對於童年的假設及看法，這麼做可進一步瞭解作家心中對指涉讀者的假定與描繪。當代的文學理論提供我們閱讀兒童文學作品時，一些檢視作家意識型態及其建構過程的方法，方式之一便是從形象塑造的角度分析文本——將作家視為形象之形塑者，分析文本中被呈現文化／族裔的形象以及作家形塑的讀者（特別指兒童讀者）形象。本研究就是從這個切入點出發。

作家為形象塑造者

作家是形象塑造者此一概念最初由文學批評家 Carolyn Gerald (1972) 提出。她在討論黑人作家於文學作品中形塑之黑人形象時，將作家比喻成形象塑造者。她堅信作家透過藝術的語言引發讀者的情緒反應，並削弱他／她們對其他觀點的意識，以此來形塑讀者的價值觀。對於經驗有限、尙未能親身體驗廣闊現實的兒童讀者而言，形象塑造者有著更強大的潛力，成人作家可透過改變讀者看待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觀點，來改變兒童讀者的世界觀及價值觀。

作家不僅形塑讀者的價值觀，影響讀者對某特定文化族裔之理解，他們也形塑在文本中與之對話的讀者。換言之，作為形象塑造者，成人作家不僅為文本中的兒童讀者塑造其他文化／族裔的形象，他們同時也在塑造兒童讀者，他們對於兒童讀者的形象同樣也受自身童年概念的影響。Nodelman (1986) 認為「作家的想法會影響塑造某

種符合我們社會意識型態的兒童讀者形象」(p. 67)，英國兒童文學評論家 Peter Hollindale 以及美國兒童文學小說家 Katherine Paterson 也分別表達了他們對作家形塑兒童讀者之看法：

爲兒童寫作的作家（就像爲成人寫作的作家）無法隱藏他們的價值觀。即便是被動而未被檢驗的想法，未經任何刻意的煽動，語言和故事的肌理還是會將作家的價值觀投射和表達出來。

(Hollindale, 1988, p. 12-13)

…我無法避免偏見。即便研究再仔細，寫作再謹慎，儘可能不在故事中強加我的想法，還是無法全然抹滅我的存在——一個年過中年、中產階級、有點自由派傾向、美國白人、上長老教會的女人，在中國、日本、維吉尼亞、西維吉尼亞、北卡、田納西、紐約、紐澤西、馬里蘭住過、現在住佛特蒙州的女人。我不僅會出現在原先的主題選擇中，也存在於之後的情節抉擇上。沒辦法。我就是作者。讀者已經被警告過了。我的名字和我的小傳都印在書上。

(Peterson, 1994, p. 89)

Hollindale 在同篇文章提到「作家的意識型態是兒童與書本交流之間一種無可避免、無法馴服、且多數時候無法掌控的因素」(p. 10)；他並且發現作家通常透過故事來傳達他們企圖鼓勵兒童的社會、政治、以及道德思想。有時作家意識層面的想法與小說中潛藏的意識型態互相抵觸；表象的想法與潛意識的假設衝突。因此，透過分析文本，我們可以檢視作者於意識與潛意識層面一致的程度。

研究兒童書中不同文化族裔被形塑之形象，以及形象如何被描繪，在兒童文學中並非新起的話題。許多研究均致力探討不同族裔——特別是少數族裔，如何在兒童書中被呈現 (Barlow, 1973; Butterfield et al., 1979; Yee, 1973)。但此類研究大多著重被呈現形象之類型

分類，或探討同一文化族裔形象在不同時期呈現之過渡與改變。Rudine Sims Bishop (1982) 是少數探討作家作為形象塑造者其所塑造之族裔形象——探究形象、兒童讀者、與作家三方間關連——之兒童文學學者。她曾經調查並分析當代非裔美國人創作之兒童故事書中，具有文化意識 (*culturally conscious*) 的作品，進而深入探討致力於兒童故事書中呈現更趨近真實非裔美國人形象之同族裔兒童文學作家。Bishop 在研究中延續 James Baldwin 的看法，認為作家寫作，改變人們看待真實的觀點，所以改變了世界。亦即，作家和他們在文本中所塑造的形象息息相關，不應分開討論。Bishop 相信文學改變世界的力量，是以大人替兒童篩選用以協助灌輸兒童成人觀點，並協助兒童社會化的文學作品就顯得格外重要。站在非裔美國人的觀點，Bishop 認為長久以來「非裔美國兒童照的鏡子都是不肯反射回來、或只反射回來可笑、無法辨認形象的扭曲哈哈鏡」(1982, p. vii)。因此 Bishop 認為適當的文學判準必須要求文本以更趨真的形象反映族裔。

Cai 從多元文化兒童文學之角度切入，重視作家與其所形塑族裔形象兩者間的密切關連。他認為多元文化文學作品將是推行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教材，那些作品可以用來消弭族裔間的代溝、增進各種族裔間的溝通與對話、瞭解彼此族裔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風俗習慣。要達到此一境界，Cai 相信從事兒童文學創作之成人作家責無旁貸。

Bishop 與 Cai 從作家作為形象塑造者切入，檢視兒童文學創作者及其所形塑形象。此一研究角度顯示兩層意義：第一，兒童文學研究者重視成人作家為兒童創作文學作品時，肩負之社會責任及作者對兒童之潛在影響；第二，此一切入視角提供一種閱讀與解讀兒童文學作家及其作品的方式。

作家塑造兒童讀者

……文本一定會「指涉」讀者。換言之，主題、語言、隱喻



程度等，都明明白白為那種程度的讀者而寫。

(Hunt, 1991, p. 46)

如果為兒童寫的文學有任何意義，首先一定要重視童年的本質，不僅是大多數兒童共同擁有的本質，也包括童年本質的多樣。

(Chambers, 1990, p. 98)

作家不僅形塑文化族裔之形象，也形塑文本中之指涉讀者。Chambers 在兒童文學中提出文學批評家 Booth、Iser (1974) 等在成人文學討論之指涉讀者概念，放進兒童文學作家與兒童讀者之關係範疇中。Chambers 重心放在兒童讀者，他認為區辨兒童書中之指涉讀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兒童書的作者常常運用形式、觀點、停頓、偏袒、立場、填故事等文學技巧來協助建立與所希望讀者之關係。作者以此種方式把讀者拉進文本，使讀者願意接受提供的角色而進入書裡的要求。Chambers 閱讀兒童文學的切入角度提供我們一種揭露文本中作者所建構之指涉讀者之方法。在下面分析 Laurence Yep 作品時，我就是應用 Chambers 的觀點作為我的討論方法。

兒童文學中作者—兒童之關係

兒童文學成人作家常將個人價值觀放進創作兒童文學中；納入的價值觀包括當時社會規範中，某些被視為文化重要傳統的道德觀及倫理觀。作者的觀點通常代表他／她的政治觀點與立場。換言之，無論寫作看來如何中立和單純，作者主要仍扮演挾帶「隱含的社會實踐與意識型態立場」者 (Stephens, 1992, p. 9)。Hollindale 將此一概念說得更直接，他認為「通常為兒童寫作的作家是傳達者，倒不是他們本身多特出，而是他們傳達的世界」(1985, p. 15)。顯然，當作者—讀者關係中的兩方挾帶著不同程度的權力，作者與讀者之間就會產生衝突。亦即，作者—讀者的關係隱含一種權力抗爭。因此關注兒童文學

中，成人作者與兒童讀者之間意識型態的抗爭就顯得相當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兒童文學的確是特殊的領域，因為替兒童寫作的作家在家庭與學校中都享有特殊的地位 (Leeson, 1985)。

成人作者與兒童讀者的權力抗爭中，作者似乎在妥協的過程中掌握了大部分的主權 (authority)。Chambers (1993) 提供一種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提供我們思索。他解構作家的指涉讀者是兒童時，他／她們通常可能採取的寫作策略，他認為作家會採用兒童的觀點：

設法使作者的第二個自我——他書中的自我——維持在他的兒童讀者理解範圍內。而兒童，一旦在書中發現有個站在兒童這國、可以作朋友的指涉作者，就會被釣進書中。此時兒童會接受的兒童形象並且願意、甚至希望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給作者和書，讓被提供的經驗引領著 (p. 42)。

檢視 Laurence Yep 作品中的華裔形象 以及兒童讀者形象

如同前面所提，作者筆下刻畫之文化族裔形象對於其他文化族裔之讀者理解，具相當重要之影響。這種影響在兒童文學對兒童讀者而言更為強烈；再者，兒童／少年小說如能趨近真實地呈現文化族裔形象，更能肯定、並賦予被描寫族裔文化讀者作為世界公民之信心與權力。

Hunt (1991)、Zipes (1993)、及 Nodelman (1996) 都會為文討論意識型態、符號、書本、與兒童之間的關係。兒童一如成人，均生活在隱含社會文化實踐、持續建立並決定歷史事件軌跡的文化中。這個社會情境是由作者、出版者、以及讀者共享。就像 Zipes 所言，作家作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強固這種強勢的現實為恆真，迫使讀者必須毫無異議地接受。

本研究中，我要說的是，基於社會文化與歷史實踐，我們做為讀



者必須相當留意文本中形塑的任何形象，因為符號和形象都象徵著社會文化建構之意義。透過作者之詮釋，呈現的意義就會受到作者理解之影響。同樣在兒童文學中，我們也需要檢視作品中呈現的形象。當我們在社會歷史的情境中，檢視這些不斷透過作家包含在作品中的各式文本及圖畫，解釋或合理化兒童相較於其他人權力的形象，就可以揭露文化強勢之所在，進而設法挑戰之。

作品之選擇

在 Laurence Yep 為各類讀者創作的各種文類中，本研究選擇他的三部兒童／少年小說——*Child of the Owl*, *The Star Fisher* (1991)，以及 *Ribbons* (1992) ——作進一步的探索與分析。這三部作品在主角與人物刻畫、時間和場景安排、以及觀點上均有許多承接與相似之處，可以看成 Yep 刻畫華裔兒童之三部曲小說。

由主角與人物刻畫的角度解讀 Yep 以上三部作品可發現：Yep 於每一部小說中都刻意選擇華裔少女做為故事之敘述者。在 *Child of the Owl* 中，主角是一位十二歲的華裔第二代女生；*The Star Fisher* 是華裔第二代女生 Joan Lee 與其家人遷徙新居之故事；在 *Ribbons* 中，場景則安排發生在美國當代，主角也是華裔少女 Robin。這三位個別小女主角年齡相仿、都遭遇文化衝突、並經歷重新認同的過程。此外，這三部小說都側重母親的角色與母女關係之刻畫，而母女關係也成為這三部小說故事發展之主軸。例如，在 *Child of the Owl* 中強調祖母 (Paw-Paw) 與孫女 (Casey) 之間的關係，Casey 對母親的認識是透過祖母重塑她死去的女兒以及對她女兒的懷念。*The Star Fisher* 中則呈現在美國長大的女兒以及來自中國的母親，兩人間的衝突和妥協。而 Laurence Yep 選擇在 *Ribbons* 中呈現祖母、母親、與孫女三代間的女性關係。這三部小說在主角與人物刻劃上所顯現的相似之處，可用三部曲的角度來詮釋他們，將更能看出其中的共同性與一致性。

這三部小說在時間與情境安排上也顯出有趣巧合的安排。三部小說故事設定的時間背景接續起來可視為連續發生的三部曲，三個故事



前後延伸跨越達八十年餘。這三部少年／兒童小說中以 *The Star Fisher* 情節設定的時間最早——1920 年代；*Child of the Owl* 是在 1960 年代；而 *Ribbons* 的場景則設在 1990 當代。這三部小說中所延展的時間讓讀者有機會瞭解二十世紀華裔移民的歷史演進，隨著時間往前推移，這些故事也反映不同年代的華裔，努力面對和適應的文化議題與族裔價值。在故事場景設定方面，這三部小說典型反映美國不同區域的華裔社會面貌：從 60 年代舊金山的中國城，到這世紀初西維吉尼亞的小鎮。不同的場景設定也顯現華裔與比鄰社區的關係，反映華裔移民是如何面對和調整周圍強勢文化的來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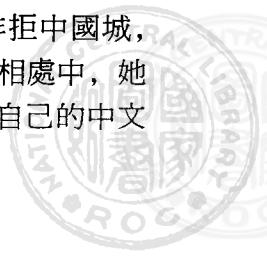
故事摘要

The Star Fisher

故事描寫 1920 年代，一位華裔女孩 Joan Lee 與她家人從俄亥俄州搬到西維吉尼亞的艱辛過程。他們才剛踏進新社區，就遭到鄰居的嫌惡與抗拒。Joan 的父親對外退縮封閉，在家卻自大固執，一向自詡為中國文人。Joan 父母的英文都未達溝通程度，因此 Joan 雖才青少年的年紀，就需兼負協助父母對外溝通的重任。他們一家人搬到西維吉尼亞之後，才發現這個小鎮相當保守，不歡迎外來客，因此 Joan 一家人根本無法把洗衣店生意作起來。剛開始他們礙於中國人所謂的「面子」，不願拉下臉求人協助，最後不得已還是克服驕傲與抗拒的心態，接受美國房東太太的幫忙，始為當地社區所接納。

Child of the Owl

華裔少女 Casey，從小母親過世，由父親撫養長大。父親因賭債逃亡，所以 Casey 被送去與有錢的舅舅同住。但是又相處不合，所以繼續轉送至舊金山中國城與祖母同住。起初 Casey 相當抗拒中國城，也不熟悉祖母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直想逃跑。但與祖母的相處中，她漸漸得知關於母親（也就是祖母的女兒）的故事、認識了自己的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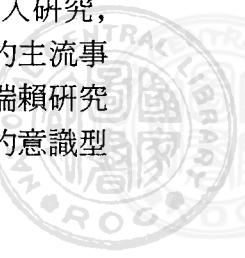
名字、及掛在胸前家傳貓頭鷹符所代表的意義。Casey 開始認同並珍惜這個祖母、父親、甚至死去的母親都稱為家的地方，也是她的家。故事中 Casey 為她自己生為美國人但卻住在中國城，感到不安、厭煩與極大的掙扎。然而 Casey 終瞭解到肯定她自己做為華裔移民的事實，並不會剝奪她認同美國人的自由，所以她接納自己，而找到了內在的平衡。

Ribbons

Robin Lee 是一個生長在舊金山中國城的中美混血少女，她自幼即顯出芭蕾舞蹈天分，但是因為她的父母必須在香港九七之前，把 Robin 的外婆接來美國，過程手續花費甚多，因此無法繼續供她學習芭蕾，Robin 被迫停止練習。Robin 突然失去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興趣，而住到家裡來的外婆一句英文也不會講，作息觀念古怪，令她嫌惡。Robin 對她外婆的排斥，以及對她自己母親的誤會，透過與外婆互動而有所轉變，她最後發現自己和外婆其實在許多個性方面其實如出一轍。

檢視兒童／少年小說之方法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法是傳播研究經常使用的文本分析法 (textual analysis)。Frey et al. (1992) 解釋「此種研究法係用來研究文本中所記錄的訊息」(p. 7)。此處定義的文本包括任何印刷品、圖片、以及書籍。文本分析研究主要處理三種元素：第一是賦予文本意義；第二是考慮訊息產生的情境；第三是建立評估文本訊息的判準。文本分析此種研究方法允許研究者保留某種程度的主觀，例如：承認研究者的社會文化背景的確會影響所賦予不同文本之意義，以及研究者檢視文本時所設立的判準。也就是說，研究者站在社會的某一立場切入研究，其所建立的判準及賦予文本的意義可能會強化、或挑戰既有的主流事實。此外，研究者可以從文本推論作家的意圖，推論的極限端賴研究者對於作者深植意義的瞭解與掌握。在進行的同時，研究者的意識型



態觀點，或者如 Nodelman 所形容——「控制我們（或至少試圖控制我們）作為社會的參與者，我們如何看待世界、並瞭解居於其中位置何在的想法」(p. 67) 是很重要的決定因素。Bishop 在調查描寫非裔美國人文化經驗的兒童文本時，運用的研究方法與本研究所使用之類似；她建立三種分析類型——大熔爐類的書、具文化意識的書、以及具有社會意識的書——來幫助她賦予文本意義與討論。

本研究的立論基礎在於作家是形象塑造者；檢視 Laurence Yep 少年／兒童小說的同時，焦點放在兩方面：第一是檢視主題、情節、以及人物刻畫，以探討文本中所呈現的華裔形象；其次焦點放在文本中對於主角的描述以及採用的敍事觀點，以探討 Laurence Yep 指涉之兒童讀者形象。

主題與情節

第一步是檢視文本中的主題與情節。檢視的問題包括：主題的呈現和華裔的各類經驗有何關連？作者是否努力改變華裔的刻板印象，呈現華裔真實而多面的可能型態？作者如何安排設計文本中的角色面對處理文化認同問題？

人物刻畫

除了主題和情節，本研究同時檢視文本中的人物刻畫——包括對於主角以及其他次要角色的描寫與呈現。因為本研究所選的少年／兒童小說均是以寫實為基礎，而且 Yep 選擇華裔少女分別作為三部小說的主角，因此我同時考慮 Stephens 的觀點，他認為「虛構角色的主觀性不僅由角色本身建構和定義——納入角色表現的言語、行為、思考歷程等，也是由敍事和描寫、以及其他與之互動的角色理解中建構和定義」(pp. 46-47)，據此，主角在通篇小說中行為舉止、思考歷程、與其他角色的互動等是否前後一致，將是探討人物刻畫的焦點。

第一步研究文本中各次要角色的行為與職業描寫，我認為這反映

作者對他亟欲捕捉進文字的華裔社會之理解與掌握。我同時檢視次要角色與主角間的互動，例如彼此的對話與動作；檢視中尋找角色彼此溝通過程、動作及對話背後之想法、以及欲傳達之意義。

敘事觀點

透過檢視文本中的敘事觀點，可以檢查作者對兒童讀者的假設，以及作者如何建構他／她和讀者的關係。Chambers 曾經說過：

說話語調、形式整體，很快就建立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很快就形塑指涉讀者的形象。作者在指涉讀者是兒童的書中傾向強化關係，企圖採用第二個自我，非常尖銳聚焦的觀點。作者集中焦點的辦法就是將一個兒童放在故事的中間位置，透過該兒童的存在，什麼都看得見也感覺得到。

(Chambers, 1990, p. 42)

通常作者會將讀者放在一個主觀上可有效認同文本中敘述者的位置，如此讀者就可以分享敘述者對於世界的觀點，並且當敘述者被證明是錯的時候，讀者很輕易也就為錯誤所說服。

討 論

經由分析文本，本研究發現 Lanreuce Yep 在 *Child of the Owl*, *The Star Fisher*, 以及 *Ribbons* 中所呈現的華裔形象大致可以分成四種類型和傾向：強調華裔間的母女關係，刻畫華裔倚賴白人強勢的觀點，加重對華裔男性角色的刻板印象，以及凸顯華裔兒童的堅毅特性。

強調華裔間的母女關係

在這三部少年／兒童小說當中，共同特點之一就是女性角色相對



而言都較男性角色為強。關於這一點，Cai 也有同樣的體會；他認為 Yep 故事中的情節發展主要都依繫女性角色的互動。換言之，母女關係是 Yep 欲形塑的主要華裔形象。此外，Yep 也利用母與女的牽連與互動作為小說角色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在 *Child of the Owl* 中，故事中發展多於一組的母女關係，並技巧地將這些關係自然且合理地交織發展；*The Star Fisher* 也是以母女關係的發展為主要的情節線：Joan 和她母親、甚至房東太太和 Casey 的母親因互動極似母女關係，也可看成一組；而基本上，*Ribbons* 也是同樣以母女關係來處理故事情節。

華裔的白人觀點

我們通常都將華裔的觀點和中國人的觀點混為一談，事實上這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在 Yep 的少年／兒童小說中，他將華裔的根置於美國，而非中國。對 Yep 而言，華裔是美國歷史與傳統的一部份。Yep 的華裔觀點表現於文本中描寫華裔、美國人、以及非裔美國人的互動上。

首先，Yep 拒絕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在這三部小說中，他安排的華裔角色在美國面臨文化掙扎時，都無法從悠遠的中國文化尋得生存的力量。宣稱的所謂中華文化優越性還是只能讓中國人留在原來的位置，徒增美國白人的優越性。例如在 *The Star Fisher* 中，Joan 的父親即使已經搬到了另一個世界（美國），還是傾向於以中國的文人書生自居；他在美國的日常生活仍退縮到舊的中國式生存方式，以便在傳統中尋找自信與安全感；他痛恨同化，拒絕打入美國或華裔社會，這也是他們全家移居新處的原因。Joan 的父親排斥譴責美國文化價值觀，並且採取被動接受的態度，退怯地寄望中國文化的幫忙。只可惜琴棋詩畫既無法幫助他生存，也無法協助他融入當地的社群中。從這些華裔的角色，兒童讀者可以體會到 Yep 同情華裔在美國缺乏文化區別性之處境，解構其認同的有機整體，以及華裔在心理與文化上全然的屈服地位。

在 *The Star Fisher* 中，李家的文化適應問題最後是由他們的美國



白人房東太太，Miss Lucy 協助解決。房東太太教他們做美國食物並把他們介紹給當地的鄰居，因此逐漸化解居民和這家外來客之間的距離。諷刺的是，故事簡化了華裔的文化適應問題，反而強調美國白人文化的優越性。Yep 暗示李家人之所以無法打入當地是因為他們企圖保留對中國人的認同、持續烹煮中國食物，一旦他們接受美國食物，文化適應的問題即獲解決。在 *Ribbons* 一書中，Yep 描寫 Robin 的父親是一位美國白人，但故事中 Robin 父親和來自中國的母親在許多事情的決斷和思考上顯露衝突，小說安排父親和母親衝突發生時，母親的決定與威信屢屢受到挑戰；特別是將祖母從香港接到美國定居這件事，受到 Robin 甚至是父親的誤解。Yep 刻意製造劇情讓閱讀該書的兒童讀者同情 Robin 的處境，同時也理解其母親的決定。不過事實上 Yep 對 Robin 父親的角色刻劃上似乎更顯人性和真實，更輕易得到兒童讀者的認同。相對於父親，Robin 的母親就被形塑成固執的女性，與家中所有其他成員意見相左，由於對母親的描寫面向略嫌單一，因此很難得到兒童讀者的支持。Yep 在人物刻畫上如此的安排，其實是暗示他認同美國白人的文化觀點。

次要角色的刻板形象

雖然 Laurence Yep 在其少年／兒童小說中致力透過真實反映華裔面對經濟社會問題、跨文化衝突等現實生活面向，以扭轉讀者對華裔的刻板印象，但是本研究所選作品中，作者透過對次要華裔角色之形塑所反映之華裔印象，非但沒修飾反而協助讀者加強對華裔的刻板印象。Cai 曾推崇 Yep 的少年／兒童小說成功以真實的角色刻畫取代刻板印象，但他其實只說對了 Yep 對小說主角的描寫；我認為他在其他次要角色的描寫上，其實是極力迎合美國讀者對華裔的期待與印象。

面對大多數好奇的美國兒童讀者，Yep 技巧性的選擇傳達典型傳統儒家家庭來增進讀者大眾（包括兒童讀者以及選書的家長、老師、和圖書館員等）接受他作品的程度，並滿足美國讀者對於「神秘」華裔家庭信仰的好奇。基於此種目的，可以理解 Yep 的劇情安排策略，

不過就他所形塑之華裔形象而言，顯然在呈現向度上並不成功。表面上，Yep 創造的主角——Casey, Robin, Joan 似乎都「撕下刻板印象的面具」(Cai, 1992)，但是面具仍然戴在小說中次要華裔角色的臉上，限制他們的行為舉止、抹掉個別的特性、呈現無二致的個性。

Yep 企圖告訴他的兒童讀者：華裔家庭仍然珍惜並保持他們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並且敬老尊賢；但是他筆下的次要華裔角色卻顯得荒謬而可笑。例如在 *Child of the Owl*, Paw-Paw 與其兒子 (Phil, Casey 的舅舅) 之互動就顯得反覆而停滯。Phil 被裝扮成一意表現彬彬有禮的兒子，這層拘束與附加使得他和他母親的對話與舉止變得滑稽與虛偽。在 *Ribbons* 一書中，也呈現同樣的僵化；即便該書設定的背景年代與前書已相去近六十年，Robin 的舅舅在母親面前顯得溫文馴雅，但在單獨和 Robin 的母親互動時卻顯得公式化且刻板，失去實際華裔的真實反映。

成熟的華裔兒童主角

Laurence Yep 賦予他的主角作為文化溝通斡旋者沈重的責任。他筆下的小女主角融合西方與東方之優點於一身，呈現較同年齡兒童更顯世故及成熟的個性。本研究所選的三部小說中，Yep 極力形塑華裔兒童的正面形象，並有以下特點：首先，所有的主角都是少女——Casey, Joan, 和 Robin。她們大部分的時間和機會都是與成人互動，因此顯得早熟；舉例來說，在 *The Star Fisher* 中，Joan 沒有同年齡的密友，她唯一也是最好的朋友就是白人房東太太 Miss Lucy。

圍繞在小女主角身邊的成人，則顯得荒謬而不可理喻。這三部少年／兒童小說中呈現的大人，不是視中國城為心理及身體上的文化圍牆，就是將自己限制在中國文化之內；另有些人則選擇將他們自己和中國文化的關連斷得一乾二淨，並極力同化至美國白人的社會中。因此，這些華裔少女主角周旋在這兩種極端的成人間，她們既不屬於兒童世界也不屬於成人世界，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美國人；她們所處的位置迫使自己親身去探索文化認同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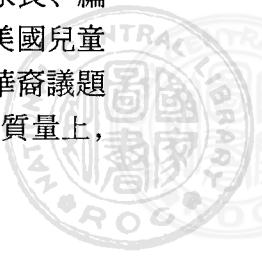
另一項 Yep 賦予這些少女主角的共同形象，是孤獨且孤立的個性。即便四周有成人圍繞，但她們都必須獨自完成痛苦而充滿疑懼的文化認同歷程，無人可以代替。不過一旦走過了這段掙扎，Yep 都樂意賦予她們接受自己作為華裔兒童的圓滿結局。

敘事觀點

在三部少年／兒童小說中，Yep 選擇第一人稱敘事觀點來方便他建立與兒童讀者之關係。就如 Chambers 所言，「書中的敘事觀點不僅作為形塑讀者—作者關係之方法，也有力的解決、並減低兒童讀者因語文程度無法貼近閱讀的限制，同時將兒童讀者改造成書中要求的讀者類型」(1990, p. 98)。為了建立與兒童讀者的關係，Yep 也頻繁地將自己安插在文本中，透過他的小女主角同他的指涉讀者對談。他極熱心欲將中國文化與年輕一輩讀者分享；他也亟欲解釋每個角色背後所挾帶的文化意義，而這一切又都是透過主角來解釋或呈現，因此在閱讀過程中兒童讀者不免感到敘述者的立場過於全知，而失去閱讀的新奇。同時 Yep 在敘述過程中，常常假敘述者敘述之名，作家自己跳出來說話，因此 Yep 筆下的主角常常不再是少年，而是作家自己。

結 語

美國兒童文學中關於華裔或中國城的形象塑造幾乎都掌握在華裔作家的筆下。因為中文作家進入美國主流兒童書市場的機會不易，因此關於華裔形象的呈現幾乎都透過華裔作家的篩選與詮釋，這其實又引發其他的問題：首先，華裔作家為了在美國兒童書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他們選擇在文本中呈現之華裔主題與形象，常無法避免受制於美國主流文化中代表美國兒童發言者（例如圖書館員、老師、家長、編輯、出版商等）的偏見，因為他們有權為美國兒童讀者以及美國兒童文學創作者決定應該如何呈現華裔形象。可喜的是，在相關華裔議題的兒童文學中，Laurence Yep 的作品至今於創作數量以及內容質量上，



仍被肯定為同類型書籍中之箇中翹楚。因此分析他作品中相關的華裔形象議題可以提供我們文本中關於這一族裔一種面向的瞭解。

作家作為形象塑造者此一概念將作家建構某一文化或族裔形象時的意識型態列入考慮，因此提供在地文化或其他文化的讀者超越表象形象的觀點，深入閱讀思考何以特定形象被創造、甚至被固著的原因。當然在進行此種閱讀方式的同時，也須一併考慮指涉讀者的問題，特別當文本意為兒童閱讀時。我們必須警覺鑲嵌在文本中假設的作者—讀者關係；在指認這些形象之符號表徵的同時，我們也更進一步趨近建構更真實的文化與族裔形象，並建立對其他文化與族裔人民的深刻瞭解。在本研究中，我就是藉助此一作家作為形象塑造者的概念來檢視 Laurence Yep 三部少年／兒童小說中的主要華裔形象以及兒童讀者形象。

在檢視的過程中，本研究發現 Yep 塑造四種主要的華裔形象：強勢的母女關係，華裔認同美國白人觀點，次要角色反映刻板華裔形象，以及早熟的華裔兒童等四類型。這些形象的反映足以根據社會現況塑造及固著華裔形象，這不僅是華裔兒童，也是其他兒童讀者在閱讀時必須處理的問題。例如，在 Yep 的少年／兒童小說中，華裔兒童被描述成身陷多種跨文化的衝突中，她們疲於應付以致於根本無餘力與周遭環境互動。這種現象對於閱讀 Yep 作品的華裔兒童來說將會是挫折與無力的經驗，除非他們從相關華裔形象的文本中讀到自信的形象與挑戰的正面形象，才有可能扭轉從屬的權力位置。同樣的，對於身處強勢文化的美國兒童讀者來說，華裔兒童的形象如何被呈現也會增強他們心中的印象，心中的印象一旦固著，將決定他們長大之後如何和其他族裔人民間的互動，因此關係不可謂不大。

參考書目

英文部分

- Barlow, J. M. (1973).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s in American secondary school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1900-1970*.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

- 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 Bishop, R. S. (1992).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Making informed choices. In V. J. Harris (Ed.), *Teaching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in grades K-8* (pp. 37-53). Norwood, MA: Christopher-Gordon.
- Butterfield, R. A., Demos, E. S., Grant, G. W., Moy, P. S., & Perez, A. L. (1979). A multicultural analysis of a popular basal reading se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Child.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48, 382-389.
- Cai, M. (1992). A balanced view of acculturation: Comments on Laurence Yep's three novel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3 (2), 107-118.
- Cai, M. (1994). Images of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s mirrored in picture book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5 (3), 169-191.
- Chambers, A. (1990). The reader in the book. In P. Hunt (Ed.),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 Chambers, A. (1993). *Booktalk: Occasional writing on literature and children*. Exeter, UK: Thimble.
- Chen, J. (1980). *The Chinese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 Gerald, C. (1972). The black writer and his role. In A. Gayle (Ed.), *The black aesthetic*.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Hollindale, P. (1988). 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 *Signal*, 55, 3-22.
- Huck, C. S., Hepler, S., & Hickman, J. (1993).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5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Hunt, P. (1991). *Criticism, theo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Iser, W. (1974). *The implied rea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Louie, A. (1977). Moon Shadow, Windrider, and a flying machine: A review of *Dragonwings*. *Bridge: An Asian American Perspective*, 5 (1), 46.
- Kingston, M. H. (1977). Middle kingdom to middle America.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May 1, E1, E8.
- Meek, M. (1982). What counts as evidence in theori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into Practice*, 21, 284-292.
- Nodelman, P. (1996).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2nd ed.). NY: Longman.
- Pang, V. O., Colvin, C., Tran, M., & Barba, R. H. (1992). Beyond chopsticks



- and dragons: Selecting Asian-American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The Reading Teacher*, 46 (3), 216-224.
- Paterson, K. (1994). Cultural politics from a writer's point of view. *The New Advocate*, 7, 85-91.
- Stephens, J. (1992).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 London: Longman.
- Sutherland, R. D. (1985). Hidden persuaders: Ideologies in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16, 143-157.
- Yee, A. H. (1973). Myopic perceptions and textbooks: Chinese Americans' search for ident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9 (2), 99-127.
- Yep, L. M. (1985). essay In A. P. Nilsen & K. L. Donelson (Eds.), *Literature for today's young adults* (2nd ed.) (pp. 426-427). Scott-Foresman.
- Yep, L. (1975). *Dragonwing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 Yep, L. (1977). *Child of the owl*. New York: Harper Trophy.
- Yep, L. (1991). *The lost garden*. Englewood, Cliffs, NJ: Julian Messner.
- Yep, L. (1991). *The star fisher*. New York: Puffin.
- Yep, L. (1992). *Ribbons*. New York: Putnam.
- Yamate, S. S. (1997). Asian Pacific-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Expanding perceptions about who Americans are. In V. J. Harris (Ed.), *Using multiethnic literature in the k-8 classroom* (pp. 95-128). Norwood, MA: Christopher-Gordon.
- Zipes, J. (1993).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劉鳳芯，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